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左卫大将军 张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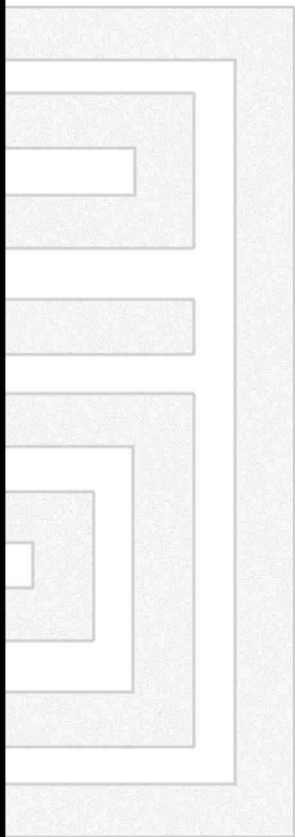
周建国
著

XIYUFENG SUI XILIE XI AOSHUO
西域烽燧
系列小说



内 容 梗 概

张雄是高昌国左卫大将军,力主摆脱西突厥控制,归顺唐朝。高昌王鞠文泰却采用阴谋手段,逼使张雄背弃与爱将诃黎布石的婚约,把养女哲丽娜嫁给西突厥吐屯大人。而唐太宗派来西域的密使李加又是哲丽娜的生父,由此展开了错综尖锐的生死较量和感情纠葛。



左卫大将军

张雄

周建国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86274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卫大将军张雄 / 周建国著.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5

(西域烽燧系列小说)

ISBN 7-5371-5474-0

I. 左...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325 号

左卫大将军张雄

周建国 著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电 话: 0991-2334305(编辑部) 0991-2864403(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32 开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0.5 插 页: 9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71-5474-0

定 价: 26.00 元

新青少社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西域烽燧系列

- | | | |
|----|------|------------|
| 1 | 第一章 | 被劫持的哲丽娜 |
| 6 | 第二章 | 张雄其人 |
| 12 | 第三章 | 盗马贼 |
| 18 | 第四章 | 哲丽娜的“金步摇” |
| 22 | 第五章 | “救命恩人” |
| 28 | 第六章 | 有情人 |
| 34 | 第七章 | 保媒 |
| 42 | 第八章 | 如意算盘 |
| 45 | 第九章 | 误投圈套 |
| 53 | 第十章 | 逼婚 |
| 62 | 第十一章 | 与谁订亲 |
| 67 | 第十二章 | “谁也不许牵走一匹” |
| 72 | 第十三章 | 重返王城 |
| 77 | 第十四章 | 不平静的丝路 |
| 83 | 第十五章 | 剖身藏珠 |



91	第十六章 近忧
95	第十七章 遗愿
100	第十八章 长安来的密信
106	第十九章 唐使何在
110	第二十章 熟悉的陌生人
118	第二十一章 夜访
123	第二十二章 揭开“客官”的面纱
127	第二十三章 张网以待
129	第二十四章 远道归来的新娘
134	第二十五章 迎候在金章门
137	第二十六章 圣谕相托
140	第二十七章 断剑之誓
144	第二十八章 琵琶一曲寄幽情
147	第二十九章 落网的使节
151	第三十章 求救于大将军



目 录

西域烽燧系列

- | | | |
|-----|-------|-----------|
| 155 | 第三十一章 | 他难道上天入地了 |
| 159 | 第三十二章 | 难摘的果子 |
| 163 | 第三十三章 | 夜探御马厩 |
| 167 | 第三十四章 | 密谋 |
| 172 | 第三十五章 | 难言的苦衷 |
| 178 | 第三十六章 | 吐露机密 |
| 182 | 第三十七章 | 解救燃眉之急 |
| 186 | 第三十八章 | 割不断的情丝 |
| 191 | 第三十九章 | 叩响王宫的大门 |
| 198 | 第四十章 | “术士”巧言惊四座 |
| 204 | 第四十一章 | “旌节”的秘密 |
| 214 | 第四十二章 | 因势利导 |
| 218 | 第四十三章 | 父女的隔膜 |
| 223 | 第四十四章 | 费人琢磨的大将军 |
| 228 | 第四十五章 | “满则覆” |

目 录



233	第四十六章 凶狠的角逐
237	第四十七章 狩猎场上
243	第四十八章 送还焉耆马
249	第四十九章 破裂
253	第五十章 意外的裂痕
258	第五十一章 璞玉浑金
262	第五十二章 同床异梦
267	第五十三章 定计
272	第五十四章 最后的机会
278	第五十五章 生离死别
283	第五十六章 举义发难
288	第五十七章 大将军的“延宕计”
293	第五十八章 哲丽娜疯了
298	第五十九章 舍身取义的阿欢
305	第六十章 交河争锋

目 录

西域烽燧系列

左 卫 大 将 军 张 雄

- | | | |
|-----|-------|------|
| 311 | 第六十一章 | 危难之际 |
| 316 | 第六十二章 | 血的漩涡 |
| 322 | 第六十三章 | 气贯长虹 |
| 326 | 尾 声 | |



第一章 被劫持的哲丽娜

当启明星消失在朦胧苍穹的时候，一辆冠盖华丽、流苏焕彩的高轮轿车由三匹高头大马拉着，驰离了位于火焰山下、木头沟陡峭河谷的石窟寺。四个腰挎战刀的士兵骑着一色的枣红马紧跟其后，叮当脆响的铜铃声透过飞扬的灰尘，飘荡在静寂的戈壁滩，飘荡在赭红色的光秃秃的山丘上。

车中坐着一位雍容俊俏的小姐，她用纤纤嫩指把轿帘撩开一条窄缝，露出一双光彩焕发的明眸，好奇地向外张望着：大地还在沉睡，茫茫四野静谧无声。只有她的轿车的辘辘声响，骄傲地在天地间回荡。她忽然觉得，自己的使命仿佛就是向大漠、雪山报晓，向贪睡的人们报晓。不然，这声音怎么那样嘹亮、那样悦耳呢？一股冷风夹着尘沙向轿车扑来，她急忙放下绣着七彩云霓的缎帘裹紧披风，靠在暖和柔软的座背上。

她的名字叫哲丽娜。

哲丽娜年方二十岁，是高昌国左卫大将军张雄的养女。

张雄为魏氏高昌东拚西杀，戎马半生，直到不惑之年才由张太妃作主，与魏夫人结婚，生有二子。可是他对哲丽娜依然十分的钟爱，视作亲生女儿一般。哲丽娜生得也如花似玉，聪颖过人。自及笄之年后，登门求亲的王孙公子就络绎不绝，但直到今天，



仍然独居闺阁。张雄焦急，麴氏不安。二十岁的将门之女还不择婿婚配，不仅给专爱饶舌的人增添了编织流言的话题，就是寻常的好心人也会生出种种猜测。哲丽娜却不把世人的议论放在心上，她执拗地按照自己的心思行事。这种执拗，大约是寄人篱下的女子所特有的。

此刻，她半依在铺着墨绿锦褥的舒适的轿车里，朦胧地闭着双眼，为了午时以前回到府邸，她寅时就起床了，还去佛祖案前烧了炷香，诵读了一段《法华经》……现在，她委实有些倦意。偎着她肩膀的是侍女阿欢，比她小三岁。从她被接进大将军府，张雄就常把这个奴仆的女儿叫来，陪她吃饭，陪她玩耍。七年前，阿欢就正式留下，陪伴侍候她。所以，两人名为主仆，而情谊如同姐妹。

阿欢刚要昏昏入睡，一个颠簸，“咯噔”，她又醒了。她睁开惺忪的睡眼看看哲丽娜，小姐正眯起倦怠的眸子，也斜着纱窗外。知道小姐没睡，她随即坐直了身子，眨了眨细密的、黑长的睫毛，眯起好看的丹凤眼，笑着言道：“每年的这个时辰，咱们都这样赶回高昌，多有意思呀！”说着，偷觑着小姐的脸色，低低笑了两声。这“笑”显然是为了挑起小姐的谈兴。

哲丽娜早也难耐寂寞了，听到阿欢的声音，扭过脸来故意地说：“那好，你就这么陪着我，再陪五年、十年。”

阿欢急得直摇双手，挑起细弯的柳叶眉，做出煞是认真的样子道：“我可陪不起了，再有十年，我就二十七了！昨天对着菩萨，我就诚心祈祷，让小姐早日了却夙愿，也好与他早结鸾凤……”

“和谁？你又乱说！”不等阿欢说完，哲丽娜伸手就去捂她的嘴巴。

阿欢一面躲闪，一面抓住小姐的双手，笑嘻嘻地问道：“小姐不喜欢他？”

“他是个好人。”哲丽娜脱口而出。这句话像是积思已久突然迸发出来的，但很快又被清醒的理智堵塞了喷口。哲丽娜把手垂到胸前，绞着绛红披风的黄丝绦：“我不能耽误了他，也许我一辈



子都不能如愿……”

阿欢又唠叨了些什么,对于哲丽娜都如一闪而过的飞沙、转瞬即逝的晨风,再没留下任何印记——她的思绪已被卷进另一个湍急浊杂的漩流。

从第一批媒妁踏进大将军府的那一年,她就暗自定下一个规矩:在没有确知生父的下落之前,不出闺门。为使这条规矩神圣不可变易,每逢生日的头一天,她都要风雨无阻地来到石窟寺,焚香礼佛,诵经祈祷,也借以平抑常常骚动的春情。仿佛只有这样,心绪才能踏实,未来的一年才会有个精神依托。

张雄和麹氏只说她脾气怪癖、执拗,不大理解她感情的凝重、深沉……

轿车在低洼不平的土路上摇晃着,哲丽娜的思路也时断时续。阿欢的话把个粗壮、骠悍的身影推到她的眼前,恍恍惚惚,隐隐约约。他焦灼的目光如痴如醉地望着她,使她脸红心跳。男女的情爱会照亮任何黝暗的角落,温暖冰冷的心房,何况是芳龄少女呢!啊,他——词黎布石——爸爸喜爱的青年将领,这桩恼人的、揪心的恋情,该怎么了结呢?

剧烈的震荡中断了哲丽娜的遐想,使她俩像筛糠似地在车内东倒西歪。正是:马踏乱石蹄生火,车辗轻尘辐吐烟。阿欢竭力撑起滑下去的腰身,臂肘又撞疼了哲丽娜的面颊,俩人相互对望,欲哭又笑。阿欢掀开紫底碎花的丝缎帘帷,对车夫发问道:“不会慢点吗?小姐的头都撞疼了!”

车夫一面“吁、吁”地吆喝牲口,一面勒了勒缰绳,放慢了速度说:“这段路最烂脏了,洪水冲的!一会儿就好了。”

“到哪儿了?”哲丽娜提高嗓门问道。

“前面就是小岔口了,放心吧!小姐,晌午准能回府!”车夫闷了一清早,总算寻到了话茬。他甩起长蛇似的、颤悠悠的红缨鞭,在空中游了两圈,然后“啪”地一声脆响,说道:“小姐的好日子,也该让咱赶车的沾点光了。”

“你不就是爱喝酒吗?还照老规矩。”哲丽娜随口答道。她眼



看窗外,这时已是华光冉冉,旭日瞳瞳了。

“二十——可是整数!二十年才这么一次!”年轻的车夫俏皮地讨价还价,与其说讨酒喝,不如说讨热闹。他还没顾上听小姐有什么许诺,就“吁”地拽紧了缰绳,辕马也猛地侧转脖子“啾啾”高叫两声,立定了脚跟。他睁大细缝似的小眼,前躬着身体,透过尚未散尽的晨雾,辨识着从小岔口涌出的十几个黑影,却怎么也辨不清他们的面孔。

这怪不得他。那是十几个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兵刃的蒙面人。

石窟寺位于高昌城北约三十里的地方,小岔口恰当中途。往东有条通向山脚的斜路,路口长着一片灌木丛和枝干虬曲的榆树、桑树。

小姐的车队顿时停了下来。

双方对视着,观望着,啸风流沙霎时像冰凝滞住了一般。

四个武士面对一字排开的不速之客,紧张地商量着对策。没等他们理出个头绪,蒙面人“哗啦”、“哗啦”已经涌到了车前,围成个月牙形。他们有十四五个人,个个凶光毕露,杀气腾腾。

“你们是干什么的?”

“怎么称呼都行——绑票的、强盗——都不要紧”

“我们护卫的是左卫大将军的小姐,你们还不闪开,站着等死吗?”

“老天有眼,总算没让我们白等!”他们张嘴狂笑够了,为首的瓮声瓮气的声音才接续着说:“我们就是要请将门虎女去做压寨夫人!赶快闪开吧!免得劳弟兄们动武!”

哲丽娜坐在车里,句句话都像爆竹响在耳边,震得她头晕目眩。她在家里虽也听说丝绸路上时有杀人越货之徒,诃黎布石还亲率卫队剿过土匪,但那都是听讲故事,真的面对强盗而且成为强盗猎获的“压寨夫人”,她如何承受得起呢?她瘫软了、绝望了,既无泪水,也无呼嚎,呆呆地缩在角落里,听凭命运的摆布。

车外响起兵器格打声和惨叫声,很快就平息了。



四个武士被缴械了，凛凛的寒光逼使他们抱着后脑勺，瑟缩在道旁的泥坑里。

车夫徒劳地拦在车门前面，没说完一个“不”字，就被打了个嘴啃泥，爬在地上。

轿帘被一把扯掉了，一双粗黑的大手伸了进来。哲丽娜不记得是怎样离开了轿车，又是怎样被驮上马背，沿着那条铺满沙砾的斜路一直向东跑去。



第二章 张雄其人

平沙漠漠之间,绵延如带的驿道上,沙尘滚滚,铁骑星流,一队骑兵紧随着一位雄姿英发的将军,正向高昌城风驰电掣而来。

这位将军中等身材,年近五十,他的面相比他的实际年龄看上去要苍老得多。棱角分明的方脸膛上,眉骨突出,眼窝凹陷。过早松弛的眼角使那对三角眼显得细小微凸,却时时露出机智和坚毅的光芒。薄薄的常爱抿着的嘴唇,使他的嘴巴看上去过于宽大,不合比例。他寡言少语,勤于思考,有种凛然难犯、事必求成的大将风范。他生得膀大肩宽,虎背熊腰,似能力挽千钧,手携万担,可那罗圈的双腿又仿佛告诉人们,他肩挑着过重的负荷。总之,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美好,冷峻、缄默,而又刚愎自用。

他,就是张雄。

有关张雄的记载,不见诸于史书,而得益于地下遗存的文物。1910年,在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古墓群的501号墓,出土了张雄次子张怀寂的墓志;1972年,在230号墓出土了张怀寂的儿子张礼臣的墓志;1973年,在206号墓,又发掘出张雄夫妇的合葬墓,出土了《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太郡君麹氏墓志铭》和张雄的干尸。从这些出土文字中,我们得知,张雄字太



欢，祖籍南阳白水，“跼蹐散于前庭，波澜流于右地，因家遂久，避代不归，故为高昌人焉。”祖父名务，历任高昌左卫将军，绾曹郎中。父亲名端，历任高昌建义将军，绾曹郎中。

麹氏王朝是一个地方豪族控制的以联姻为基础的封建割据王朝。张氏家族与麹氏家族就是高昌的两大望族。他们世代联姻，休戚与共，共同掌握着高昌王国的船舵，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飘摇浮沉。张雄的姑母张太妃就是麹文泰的生身母亲，他的夫人又是麹文泰的宗妹。只此一斑，便可见他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张氏以尚武传家，韬略扬名，而且心如铁石，忠节无虞，实为麹家王祚的擎天玉柱。尤其公元614年，“奸臣作祸，伪祚将颠”，麹氏王族狼狈出逃，亡命西突厥，高昌出现了另一个以“义和”为年号的政权。五年后，在西突厥的支持下，张雄“执奉羁勒，经始艰难”，亲率将士从可汗浮图峻嶒城出发，翻越形势峻峭的火焰山，神鬼莫测地袭克王城。由于“功冠却燕，勋隆复郢”，张雄“宠名偏优”，先拜威远将军，兼都官郎中，寻迁左卫大将军，兼兵部职。从这样的背景上考察张雄在高昌的地位，称他“入筹帷幄，出总戎机，纬武经文，职兼二柄”，看来绝非过誉之词。

现在，让我们的目光仍然回到古驿道上。

太阳刚刚爬出赭红色的山岫，便将它的光热毫不吝啬地倾入到这块铜釜似的洼地。稼禾、林木、湖泊在它的炙烤下，蒸腾着体内的水汽，在“铜釜”上空凝成一层透明的氤氲，折映着斑驳陆离的霞光。再有一个时辰，当日挂高天、光焰似火的时候，这种景象便消失了。

张雄的脸颊和脖颈上，汗珠缓缓蠕动着，滴落在紫色战袍的前襟，濡湿了宽宽的肩背。他毫不在意，只是心无旁骛地望着前方，磕着马镫，挥着银饰闪烁的马鞭。

跑在他的左右的亲随，个个也都气息难继，大汗如浇。他们很想稍微勒一勒缰绳，放慢速度，可是谁也不敢开口，只能互相挤眉弄眼。最后，目光集中在安弥子身上。安弥子心领神会，侧身凑近张雄，喘着气嚷道：“大将军，歇会儿吧！”张雄二话没说，反



倒抽了马屁股一鞭，追风马奋鬣扬蹄纵跃向前，把安弥子甩在马后。

安弥子向亲随们诡谲地一笑，追了上去。他感到后悔。他知道，此刻，大将军是恨不能插翅飞回高昌，向魏文泰国王负荆请罪的呀！

近两个月，张雄一直率领王城的戍卫兵将操练兵马，无暇过问朝政。前些天，魏文泰急召进宫，告诉他焉耆国王突骑支派兵犯边的消息：焉耆军已经通过王沟，兵临始昌城始昌，唐灭高昌后，改称天山县，今托克逊县。下。酿成兵衅的原因是，卖给唐朝的五百匹骏马在田地郡境内田地郡，唐灭了高昌后，改称柳中县，今鄯善县鲁克沁乡境内。全部被劫，不知去向。突骑支几次遣使要求惩办盗贼，追回马匹，终无结果，遂兴师问罪。

“始昌之围，惟有兄长能够立马成功，万望不辞劳苦，为孤解忧呀！”魏文泰执着张雄的手，情深谊厚地说。在私下相处的时候，国王对大将军总以伯仲相称，显得亲切之至，宠信之至。

张雄反问：“盗马贼究竟是谁？蚂蚁是吞不下大象的，难道和我们真无瓜葛？”

魏文泰反剪双手转过身去，哈哈大笑：“王兄，您想哪儿去了？高昌弹丸之地，谋求与唐和好惟恐不及，岂能反结仇怨！”他又走至沉思不语的张雄身后，忿忿言道，“突骑支实在无理，竟敢兵戎相见！如不挫其锐气，必然鼓噪东进，撼我家邦。”

当时，燃眉之急是焉耆军威慑西鄙。如待盗马案水落石出再定行止，那么大片国土必已沦于敌手。所以张雄一面衔命西行，一面派遣折冲将军诃黎布石赴田地郡实地调查。

张雄到达始昌时，焉耆军刚从城西打开缺口，蜂拥而入。喊杀之声遍城可闻，守城之战街巷可见。张雄纵马挥刀冲杀在前，将士们呼啸呐喊紧随其后。这支及时赶到的生力军使战局发生了转折。军心惶惑的守军勇气倍增，马上重整旗鼓，和援军并肩死战。而焉耆军一见“张”字旗麾，一见那柄飞旋生风的金刚大刀，先已不战殒殒，望风披靡。加之地势不熟，立脚未稳，就像一